

食貨典第一百一卷

荒政部藝文八

貯糴部

明唐順之

凡長吏有司遇有旱災之歲勢必至饑窮必先榜示禁其劫奪諭之不從痛懲首惡以警餘衆決不可行姑息之政此非但救饑荒乃弭禍亂之先務也然則富民閉糴何以處之曰必先諭之以惠鄰次開之以積福許其隨時取值禁人侵其所有民之無力者官予之券許其取息待熟之後官爲追償苟積粟之家丁口頗衆亦必爲之計算堆其贏餘以濟匱乏若彼僅僅自足亦不可強也願請以在倉之米尖入平出之餘遞年所得之米皆用以爲豫備之數歲杪計用之時量入爲出之際不在數中仍留在倉存其名數以待荒年之用又立爲定制凡藩臬州縣民間詞訟屬戶律者如戶婚田土坊場津渡墟市之類訟而得理者俾量力而出粟爭田者上田每畝或三斗或二斗或一斗爭婚者各量罰石數其無理者亦罰米以贖罪皆貯之倉以備荒政及前此斂民以爲賑濟者皆通歸官廩常年則依例挨陳以支荒歲則別行關給以散積之歲月必有贏餘其或不足又須多方設法以

措置之隨處通融以補益之使必足而後已一旦遇災有備無患矣可分民爲三等上戶償如其數中戶取其半下戶盡予之又於戶部十三司之外依工部繕工司例別立一司添設官吏專以備荒每年夏六月麥熟秋九月以後百穀收成之候藩府州縣將民間所積有無成熟分數逐件申達十月以後通申一年之數兼計明年食足與否有收者幾鄉無收者幾鄉鄉凡幾戶得過者幾家必須賑給者幾家官廩之儲多少富家之積有無近邑何倉有米近鄉誰家有積或借官帑以爲備或招商賈以通市或請於朝廷有所蠲貸或申於上司有所干請凡百可以爲賑濟之備者皆於未荒之先而爲先事之慮歲歲而襲其常事事而爲之制人人而用其心雖有荒旱水溢民無菜色矣

耿壽昌常平倉法論

前人

臣按壽昌初立法時兼請立於邊郡竊以爲內地行之不能無弊惟用之邊郡爲宜非獨可以爲豐荒斂散之法亦因之以足邊郡之食寬內郡之民焉請於遼東宣府大同極邊之處各立一常平司不必專設官惟於戶部屬遣官一二員歲往其處洩其事每歲於收成之候不問是何種穀遇其收穫之時卽發官錢收糴貯之於倉穀不必一種惟其賤而收之官不必定價隨其時而予之其可久

留者儲之以實邊城其不可久者隨時以給廩食之人凡諸穀一以粟爲則如粟直八百豆直四百則支一石者以二石與之他皆准此然後計邊倉之所有豫行應運邊儲州縣俾其依價收錢以輸於邊如此不獨可以足邊郡而亦可以寬內郡矣由是推之則雖關中鹽糧之法亦可漸有更革焉

與呂沃洲巡按

前人

別久瞻望甚勞每苦俗套拘人不能一棹於婁江虎丘之間與兄相傾倒也悵悵東南州郡連歲旱災卽今苗未盡槁遇雨之吉尙有可望倘三數日不雨則數十萬生靈未知死所山人亦不免於焦枯是懼不知天心仁愛竟何如也前年大祲尙賴滄源公與吾兄勤恤民隱不遺餘力而有司務於仰承兩公德意蠲租賑粟是以百姓幸有子遺焉然殍死疫死亦旣不忍言矣惟今年事勢又異往時何者閭閻積連歲之饑則一歲艱於一歲矣官廩捐連歲之賑則一歲空於一歲矣蓋承兩年大饑之後而又饑焉故據今年分數雖止是一年之饑其實一年併受三年之饑也其爲事勢難易可知況兩公一時代去又若故奪所恃賴然者夫粟不必其盈於倉而有所可轉錢不必其盈於帑而有所可通此其便宜之權惟撫按則然亦惟撫按有真實爲民之心者乃能操其便宜之權以御其

變而使不至於窮若夫有司則雖憫雨恤災儘力周旋顧其力能行於法守之所及而不能行於法守之所不及能爲於官民之藏之所有餘而不能爲於官民之藏之所不足若使官民盡匱固亦無如之何所謂好媳婦做不得沒米炊也雖然官民之匱憂之誠是也至於憂兩公之將代則竊自笑以爲過矣兩公者一日居乎其位一日心愛乎其民者也去之日如始至者也計兩公代期尙旬月有餘以旬月盡瘁之精力而全活東南數十萬溝壑之命兩公豈憚爲之自古救荒無奇策亦無多說只是措錢米一法耳誠得兩公以旬月盡瘁之精力從事其間隱度於公私之用而均平其斂散之宜至於粟不必於倉而有所可轉錢不必於帑而有所可通諸如此類可專行也速行之不可專行也速請之則前之所憂官民盡匱者亦可以化而爲豐也不難矣曩時所奉救荒條例併東湖撫公奏疏中間區處錢米事頗具當時以麥熟無所用之不知今有可採而行者否有可採而陳請者否或可因兄以達於滄源公採而行之與採而陳請之否聞南都倉粟其羨至四百萬以上可勾十年之支而有餘滄源公去歲所奏平糴一法此軍民公私凶豐兼利之術奈何當事者議論不同遂使滄源公美意不竟然此法終不可罷也不知滄源公再能以此意陳請否繼滄源公撫巡者又能

以此意陳請否願兄力贊之近聞之一戶部長官言此法有三利云云其說可謂曲盡縱使諸郡盡荒但得京倉糶粟數十萬石分散諸郡諸郡每發官帑銀萬兩爲糶本輸之京倉則可得米二萬石平歲人食米一升凶歲則減之是二萬石者二三萬人百日之命也是官帑不過出銀萬兩而續二三萬人百日之命以待來歲之熟也數十萬石者五六十萬人百日之命也京倉糶粟三十萬石而得銀十五萬兩是國家不過錢米互換之間實未嘗費斗糧損一錢而賜五六十餘萬人百日之命以待來歲之熟也其爲利害較然可知其議論不同者不過以苟有緩急京儲缺乏爲說耳夫糶數十萬石之米於四百餘萬石羨餘之中特十餘分之一耳且今江東雖災而江西湖廣頗聞豐熟則京倉歲額本色之入固將源源而來矣豈預憂十年之後之不足而輟旦夕之所必救哉故願兄之力贊其說而佐爲之請也至於有司所請速糶一節蓋慮異日穀旣不登而遠商又不來則雖積錢盈篋坐而待斃矣故救荒惟是預處錢粟而變錢爲粟尤是先事預處之善者也計吾兄亦已聞而可之矣雖然此皆人力之可爲者也若使皇天果無悔禍之期雨澤終不可冀則人力必有所不及而他方意外之變亦不可不先圖願兄更以旬月盡瘁之精力且徧巡諸郡間延見吏民身親其利

害而曲爲之處且使車一臨視數十紙文書督促爲益多矣兄其圖之

答曹巡鹽

前人

僕迂疎固陋之士也惟山澤屏跡則其所宜不謂過辱左右之知未及傾蓋而先惠以教音勤之下問此古者觀風之使不憚身先施之巖壑自養之士則可矣顧僕豈其人哉雖然由是足以知左右之急於獎善不暇擇乎其人切於好問故不暇擇乎其言也竊奉下風感慰感慰今吳粵荇鱸村墟之間鷄狗無聲草根樹皮亦憂其不繼矣流莠露齒所在如積天心仁愛不知竟何以善其後伏惟左右雖不在撫巡之責而同於觀風之任者也君子一體萬物固不論於職守之所及與所不及也而況在觀風之任哉幸而今之司國計者督率守令力舉荒政以全活溝中之瘠蓋不徒阜財足課通惠恤竈爲於職守之所及而孜孜體綏瘦人深計國家根本之慮以爲職守之所不及以盡吾一體之心固知左右之有意久矣辱厚意之殷敢布愚悃

與李龍岡邑令

前人

歲凶民孳賢侯爲之心惻而百方圖之者深矣輕齋一說向已面白茲復具之於書以爲可以佐百

姓之急而裨萬一於賢侯百方之圖則不敢以出位爲嫌也竊惟國家之賦其水旱可得而減免者
兌運以外之數也雖水旱必不可得而減免者兌運以內之數也水旱不可以不恤而兌運又必不可
減免於是有輕齎之法蓋米自江南而輸於京師率二三石而致一石則是國有一石之入而民
有二三石之輸若是以銀折米則是民止須一石之輸而國已不失一石之入其在國也以米而易
銀一石猶一石也於故額一無所損其在民也以輕而易重今之輸一石者昔之輸二三石者也於
故額則大有所減矣國家立爲此法蓋於不可減免之中而寓可以通融之意不必制其正賦之盈
縮而但制其腳價之有無不必裁之以豐凶之斂散而但裁之以本折之低昂一無損於國而萬有
利於民此其法之盡善而可久者也以武進一縣言之歲該價運米五萬四千五百八十一石三斗
四合此其入於國之正額也本色正耗水腳平米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石七斗三合八勺四抄折
色銀九千一百五十一兩四錢六分五釐五毫二絲此其費於民之羨數也若以銀而權米石以直
五錢爲率米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石有奇爲銀四萬九千八百四十兩有奇與折色銀共五萬八
千九百兩有奇若得從輕齎之例石折銀五錢計銀二萬七千二百兩有奇而足縱使加折至於六

錢七錢計三萬七千八百兩有奇而足則是民每歲出五萬八千九百兩有奇之中而今出其三萬七千餘兩之數以不失國家之定額而折寔其二萬餘之羨以自潤也夫五錢者江南之平價也七錢者折色之極則也若使江南米貴自五錢以上而蒙恩折色或減至七錢以下則其所私之羨固當倍蓰矣倍之爲四萬則是十萬人凶年一月之食也則是國家不出一粟不費一錢而爲凶年十萬人續一月之命也爲民父母者何憚而不以告乎司國計者亦何靳而不爲乎且夫國家漕運四百萬石之中固嘗定有輕齋四十萬石以待四方水旱來告者矣蓋其歲之凶與否與歲凶所在之地不可知而所謂輕齋歲四十萬之額以待四方之以水旱來告者將安用之況自古經費其本折之權率視緩急而爲之操縱今國家所以遠輸於江南不憚二三石而致一石者正以江南米賤而京師米貴耳近聞京師之米直自七錢而減至四錢而江南米直自七錢而增至九錢其爲貴賤特異常時則是江南以二三石致一石而又不當一石之用也今若取銀於江南而用銀以給京軍之當給米者江南無遠輸之費京軍無賤糶之困此正今日之便宜耳然則非唯無損於國蓋深有利於國而得乎操縱緩急之權者也夫損國以益民猶且爲之國家發內帑以賑災者往往有之矣又

況無損於國而有利於民而又況國與民並受其利者乎此事在不疑而必可行者也爲民父母者何憚而不以告乎司國計者何所靳而不爲乎嘉靖十數年間江南屢告災國家亦屢嘗以輕齎與之此其近例試求之故籍可覆案也查得嘉靖十四年蘇松等處災傷巡撫侯都御史等奏戶部覆准除蠲免外兌運四百萬石內准折銀糧一百五十萬石兌運米每石折銀七錢改兌米每石折銀六錢其被災尤重者量准十萬石於臨德二倉支運每石止徵腳價銀一錢五分自此而上嘉靖十二年折兌一百萬石十年折兌二百一十萬石八年折兌一百七十萬八千石無歲不有災傷則無歲不有折兌此其因災傷而折兌者常例也又伏讀嘉靖九年詔書兌運米以十分爲率量准五分是時常州一府該得折兌八萬一千石此其不因災傷而折兌者例外之恩也由此言之蓋有因災傷而行支運以大寬民力者矣未有災傷而不行折兌以重困吾民者也蓋有不因災傷而折兌以廣例外之恩者矣未有災傷而不行折兌以啻於例外之恩者也此祖宗之良法美政聖天子之深恩厚澤於豐時足國之中而寓救災恤患之至意雖旱乾水溢而民免爲溝中瘠者誠戴聖澤之厚於無窮也

與徐養齋

前人

向承教以所不及深感道義之愛嚮嚮嶢嶢昔人有明戒矣敢不奉教以求進於若虛若愚之學也
伏聞位晉司徒足占泰道之亨矣周時數五典擾兆民故事可復見於今乎斯民無祿連歲凶饑自
冬徂春溝中之瘠在在有之每一刻行露飈滿目爲之不能下食幸賴撫巡諸公郡縣有司薄徵散
積悉力其間不然民其無子遺矣乎今幸及麥秋可以續食然連朝霧雨二麥之腐壞者又幾半矣
去歲緩徵之額若欲於麥內取盈則恐民不堪命奈何且二麥無收之處雖徵之亦何所出而其薄
有所收之處彼方圖救目前之饑猶且不足而尙有餘粒能補其去年之逋竊恐鞭笞日用而故額
未必能足則是昔日緩徵之惠乃爲今日急徵之困也非不知上供之定數必不可缺但得稍遲數
月併於秋糧內帶徵則有司省却一番催科閭閻省却一番煩擾在國計一無所損在民力亦無不
堪而巡公孜孜愛養救災恤患之盛心於是爲有始有終矣此其事只在數月早晚之間耳非有損
上益下之難也僕僻處山林未嘗獲奉教於撫公是以不敢徑以書達而以聞於執事且此固百姓
之公言也惟明公亮之

與人論旱荒

前人

蘇松常鎮並爲鄰郡而地利之高下水勢之淺深迥然不同或遇水荒則蘇松特甚而常鎮尙可或遇旱荒則常鎮爲劇而蘇松得利試以運河測之則常州水止尺許而蘇松尙有至於丈餘者此其地利水勢顯然可見恐明公以爲蘇松未嘗告荒而常州獨若嘵嘵然者不以民之僥倖於免稅則以爲有司之私於其民而其實旱與不旱有不同也是以蘇松荒而得常州以相補常州荒而得蘇松以相補民實國稅兩相消息造化者亦有裁成之意云耳

救荒渰記

前人

嘉靖癸卯至乙巳東南渰饑溧陽史君恭甫旣三捐穀七千五百石以助公家之賑而饑者猶不給也邑故多渰以匯水其沙漲渰在邑西北十餘里潦溢旱縮不障不陂棄爲曠土久不可艾君旣隱民之饑則計之曰古蓋有興役以救饑者吾試行之且夫歲凶土荒民不足於食而有餘於力以力易食是民以不足爲有餘也吾今日出粟於廩而異日取粟於渰是吾以故粟爲新粟也人力地利兩易而各得不亦可乎乃度渰之東南隅廣長各三百五十丈可濬可防測水以準而疆焉遂請於

官募民興工民攜老弱就役者踵至君環堤而芟焉以居之每役一人日給米二升銀一分薪一束時米貴甚民以半米易粃菽而雜食之計一夫赴役自食可兼食其老弱瘠病之不能役者二人於是民之棲於堤者爨烟飯餽列舍相接蕭然如處村落之間日出則畚者鍤者築者揀者汲者鑿者蟻旋於堤上夜則婦子飽哺嬉嬉而臥又晏然如在樂土而忘其爲流徙饑饉之時也其始因渰之底深之爲中池以蓄水出池之土環之爲堤堤之外又環之爲外堤以捍水外堤之北更深之爲北池而竇其東西陲以通中池之水平北池之土更築北堤又於外堤之外並渰三面而溝之出其土更築小堤以捍渰之暴雨內堤之內三面爲池出其土高築之以爲架屋之所自乙巳八月至明年四月畢工而麥適登民謹然散歸曰史君活我矣其費爲銀若干兩米若干石大率日役若干人計所全活若干人共墾田四百餘畝爲圩者三潦則水礙堤不得壞田旱則引堤內之水灌田可四千餘畝並渰而田之家多賴以濟自是百年沮洳鬱爲沃壤水降土升不相溷漬各效其職以宜地產萑蘆旣去生我稻梁堤之隙地亦樹蔬豆緣堤蔭池夾植榆柳池中畜魚蝦蟹贏羸生生不浚於是卽其地立爲義莊歲計田與堤之入與池之魚利易穀可得千石歲儲之以待荒歲之賑一不以給

家用君又時將築書舍其間以待鄉之來學者而未及也因更名其渰曰救荒渰以其邑人進士繆君所爲紀實來請記蓋周禮上有荒政以聚民而下復有閭相受黨相收州相卹以通其贏乏猶懼其未也則又使世祿地主之有力者與其廣瀦鉅野之可以利民者曰主以利得民曰藪以富得民以是彌縫上下之所不及其民遇凶札或不見聚於上必見收卹於閭里不見收卹於閭里必見得於地主廣瀦鉅野之間其生路爲甚多而天災地沴欲死之而不能也民生其時豈不幸歟後世有司救荒之法旣疎闊不講又無古鄰保之義以鳩民民有饑饉疾疫日夜祈死而已余親見乙巳之災流莩滿野民之不忍爲盜賊而自經死與糜其子而食者日幾何人余思欲上下強聒而不能而又無力可以及人也徒惻然傷之而已今之世無周禮所謂主者然貴家大族之有力而望於鄉者則亦有主之誼而瀦野閒田則往往有之然非有力不能興是以主與藪相聯而成功今觀史君所爲而益信古之所謂利與富得民者其不爲迂闊也然古之所謂主者皆與有長人之責而世其祿食其責旣無所諉而祿又有可藉故其行之則易君旣居閒無所責於世而纖毫皆割己之有乃殫力經營若家人之饑然者以是知君之爲尤難也嗟乎使有力者皆如君其所以興起禮俗而有裨

於國家休息生養之效豈小也哉余既自以無力而有感於史君乃樂爲之記史君名際嘉靖壬辰進士磊落多才略嘗爲吏部主事不究其用而去故其施諸家者若此云

請行各省積穀疏

靳學顏

衣食者百姓之根本也閭閻細民有終世無銀而不能終歲無衣寧終歲無衣而不能終日無食今百司宰執夙夜不遑者乃在銀而不在穀卽有水旱何所賴焉卽有師旅之興何所給焉自古中原空虛未有如今日者也漢以前有敖倉隋以前有洛口倉唐有義倉宋有常平倉皆隨在而貯不專在京師今所謂官倉者蓋發官錢以糴此必甚豐乃可以舉所謂社倉者蓋收民穀以充此雖終歲皆可以行夫社倉卽義倉蓋始於漢耿壽昌而盛於隋長孫平唐戴胄之徒唐又最盛宋制准各民正稅之數於二十分而取其一以爲社蓋富者必田多田多則稅多稅多則社入多亦唐意也要之其出也則中歉賑極貧大歉賑中戶又大歉焉乃沾及於富室所謂恩澤之加自無告始也夫民之饑也必至轉徙轉徙不已必至於爲盜可不慮哉臣請下之各省以唐宋斂穀之法爲則而就土俗含人情占歲候以通其變限明春以裏盡報各府以前見貯之數以品其虛盈於明年冬末通計一

歲二倉新收之穀驗其功能著而爲令在官倉者時其豐歉而斂散之民有大饑則以賑之在民倉者時其豐歉而斂散之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此藏富於民卽藏富於官皇上所謂南面而恃以無恐者其根本在此今之言計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之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弭亂銀不足而泉貨代之五穀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故曰仁君不寶金玉而寶五穀

上徐少湖翁師救荒愚見

楊繼盛

某旣以言得罪宜絕口不言天下事但聞窮民病苦之狀若割心肺日夜憂思至廢寢食故有欲默而不容忍者而夫子抱能受言之量居能行言之位而某極荷相知又有可言之機寧容隱乎謹陳救荒愚見伏請尊裁城中餓殍死亡滿道人驚惶似非太平景象夫京師之民各有身役常業何以頓至於死而所死者皆外郡就食之人也蓋緣各處司民牧者無救荒之策之心而京師有捨米捨飯減價賣米之惠故皆聞風而來當其事者又不肯盡心鮮有實惠故每凍餓以至於死是以京師爲溝壑誘外郡之民而填之也救荒自有均平普徧之政何必煦煦然爲此小惠誘民以至於死乎莫若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作急賑濟然後出給告示諭以本處賑濟之故使各歸鄉里又將所捨

之米預支二三十日以爲回家盤費之資則窮民有鄉井飽食之樂京師無死亡道路之慘矣連年豐稔止有此歲之饑一郡之粟自足以供一郡之食特在上者區處之無其道耳官倉之粟可賑濟也亦可價賣也富室之粟可勸借也亦可責令減價糶也蓋官倉除備邊急緊不可動支外其餘有積至數十年將腐者合暫變賣收價到秋易新似爲兩便富室有積粟至千萬石者皆坐索高價以邀重利故米價至於騰踊合依少定價裁抑之又當以禮獎勸借官給以帖到秋償還則米價自可日減窮民自返故鄉矣窮民既無處辦米或賣產傭工止可得錢今乃分爲等類定爲價數則錢法紛亂而民益告病矣夫錢法之行也或朝貴而暮賤或此處用而彼處不用若有神以使之雖市人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可以官法定之乎爲今之計當爲權宜之術不分等類不問大小但責令折算通行其價數之多寡任從民便官府不得而與焉則錢法可通而商民俱便矣米價騰踊日甚一日今定爲官價似爲裁抑之術然在京師則有所不能行者蓋各鋪戶之米俱貴價糶買非若外郡富家田內自獲然今定爲輕價彼豈肯折本糶賣且各處販米者一聞價輕孰肯再來外米不肯來內米不肯糶不知其將來至於何如也如定米價亦俟春間販米至者多然後議之北地既荒全賴